

评《杜甫诗话校注五种》

崔海正

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张忠纲教授研治中国古代文学颇多创获，有誉学林。他协助著名学者萧涤非先生（1991年病故）校注《杜甫全集》十余年，披阅群籍，浏览甚广，收益良多。继《杜诗纵横探》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）之后，又推出了《杜甫诗话校注五种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，以下简称《校注五种》），这是“杜诗学”研究的一大硕果。该书所收五种诗话，各本前均有简要“说明”，意在介绍诗话作者生平大要，考辨版本源流，评其得失，而重点是“校注”部分。校勘就参校各本互校，异同一并列出；杜诗正文，多以宋刻诸本为准；异体字、繁简字、通假字等，均改为现行规范汉字；注释重在明出处、正讹误；每种诗话皆分别按次序编号。通观此书，感佩校注者为力之勤，求索之艰，故此记下自己的几点感受，以求证于学界通人。

一曰搜集赅备。杜甫号为“诗圣”，被溉诗坛，功昭千秋。因而，古今学杜、注杜、评杜者难以数计。早在宋代，即有“千家注杜”之美誉，此后骚人墨客研讨杜诗更是趋之若狂，以至“杜诗学”成为一项专门学问。虽然，浩如烟海的诸家诗话几乎未有不论及杜甫者，然“专为老杜作诗评、诗话者鲜见，有亦不易尽得”（陈贻焮《序》）。今忠纲先生汇集宋方深道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、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二卷、清刘凤诰《杜工部诗话》五卷、潘德舆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三卷、近人蒋瑞藻

《续杜工部诗话》二卷，复加校注，都为一编，老杜诗话尽收其中，可称完备（清翁方纲《渔洋杜诗话》一种，忠纲先生汇为《新编渔洋杜诗话》另行出版，故此书不再收录）。不仅如此，一般研究者所见传世之杜甫诗话多系残本，此书广收博采，皆补为全帙。比如，成书最早的《诸家老杜诗评》只有抄本行世，今存抄本一为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，只残存前三卷；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五卷清初抄本，此抄本虽经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著录，却鲜为人知，华文轩编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杜甫卷》上编亦未收入。五卷本辑录诸家评杜诗话二百余条，其中六十余条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，或与他书引文出入较大。《校注五种》即以北大藏本为底本，参校北图藏本，使此种诗话得以睹其全璧。再如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，本是杜甫诗话中流传较广的一种，亦多为残本。今存道光壬午刊本、方功惠碧琳琅馆刊本、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本、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，均只有八十余条；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，却比以上诸本多出三十余条文字。这几十条材料罕于流布，极少被人注意，一般研究杜诗的论著似从未提及，而其所引亦有为他书所未载者。《校注五种》即以四库本为底本，参校北大清抄本及其他诸本，使常见本所脱漏的数十条文字重归是书。完备的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。《校注五种》共收录诸家评杜语录凡六百五十条，内容相当广泛，它的问世，为杜诗研究者提供了前此未有的方便条件。

二曰诸多资料弥足珍贵。此书所集五种诗话都堪称足本，使不少以往难以见到的材料重新刊布于世，有些以前虽能见到但却有脱误的条目亦恢复了原貌，更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。比如《诸家老杜诗评》卷一“梅圣俞《诗格》二事”其一云：“‘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’。‘旌旗’喻号令，‘日暖’喻明时，‘龙蛇’喻君臣，言号令当明时，君所出，臣奉行也。

‘宫殿’喻朝廷，‘风’喻政教，‘燕雀’喻小人，言朝廷政教才出，而小人向化，各得其所也”。其二云：“‘蛰龙三冬卧，老鹤万里心’。‘蛰龙’，喻隐君子未动时；‘老鹤’，喻耆旧，君子有远思也”。梅圣俞即宋初著名诗人、诗文革新运动主将梅尧臣，其所撰《诗格》，又称《续金针诗格》，乃最早诗话之一，今不传。其所释杜诗，分别是《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及《遣兴五首》之第一首。由此既可窥见《诗格》之一斑，亦可悟梅氏释杜诗之大旨，虽其解说未必尽合杜诗原意，但不失为一家之言，颇可参考。再如同书卷一“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四事”之三：“上御勤政楼，大张声乐，罗列百妓。时有公孙大娘善舞，能为《邻里曲》，及裴将军能为《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，遗妍妙绝于时。杜诗有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、此条除开头三句见于《明皇杂录》卷上外，其余文字均不见今传各本。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卷七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注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诗，皆引此条而文字稍有不同。观此可知，钱、仇二氏注文均本此而变化之，又可推知其参阅五卷本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之事实，或该种诗话在当时尚较流行。又如同书卷五“黄朝英《缙素杂记》七事”之六“世俗相传，古诗不必拘于用韵。余谓不然……”一条，今传本《缙素杂记》不载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十八引《缙素杂记》有此记载，《诗人玉屑》卷七又照录《丛话》，然皆文字过简，且未录杜甫、苏轼、王安石三人全诗。《校注五种》据善本补齐脱误文字，使读者对黄氏之观点及三首诗用韵之详情就了解得更加具体明白。上述各类例证甚多，亦正可见该书之价值。

三曰校注精审。古籍校注本非易事，时代久远，版本不一，错讹多有，需一字一词精校细审，费时费力，无怪乎前人常叹其“校讎之难”！忠纲先生不畏劳苦，参稽诸书，烛隐探微，纠谬辨异，考校严密细致，因而多所发明。比如，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

卷一第6条所引“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镜中行”两句，为沈佺期诗；老杜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句乃祖述沈诗之语，而沈诗后句则又源于王羲之《镜湖诗》中《山阴路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》之句。“校注”谓沈氏“两句不见《全唐诗》所收沈佺期诗”，其“所引《镜湖诗》佚句，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未收”：此类可补他人诗集之遗。再如同书卷二第62条，张九成《心传录》谓“野色更无山隔断，天光直与水相通”为老杜诗句，“校注”指出“此非杜甫诗句，乃宋人郑獬《月波楼》诗句，见《郾溪集》卷二十七”；《诸家老杜诗评》卷一“王荆公《钟山语录》三事”之二所引“暝色赴春愁”句，“校注”亦确认“此非杜甫诗句，乃皇甫冉《归渡洛水》诗首句，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五十”：此类可纠他书及《诗话》之误。又如《杜工部诗话》卷四第90条所引蔡條《西清诗话》语，“校注”谓实乃黄彻《碧溪诗话》语；同书卷五第128条所引《后村诗话》，“校注”谓应为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：此类又可驳正《诗话》引书之谬。校注者有时在辨证原《诗话》讹误后再加以申论，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见解。如《杜工部诗话》卷五第150条所引“罗景纶则推（杜诗）为诗中之经”句，“校注”在引述罗大经（字景纶）《鹤林玉露》卷十四原文后按云：“陈善《扞虱新话》下集卷一云：‘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，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’。实早于罗大经已有此论矣。”又如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卷二第38条，潘德舆误将胡应麟之说尽归李梦阳，“校注”则指明“潘氏之误，盖因照抄《杜诗详注》卷一《登兖州城楼》后所引李语，仇兆鳌亦误为都是李梦阳语，可见古人读书亦不慎也”：此类更可给读者以某种启悟。同时，校注者态度审慎，遇到暂时尚不能定论的问题，则出之以商榷语气，甚至付之阙如，亦不武断地下结论。如《杜工部诗话》卷四第84条所引《陈辅之诗话》与黄彻《碧溪诗话》所载基本相同，“校注”谓“辅之在黄彻前，殆黄氏沿用陈说欤？”《养一斋李杜诗

话》卷二第27条所引赵氏访语，“校注”中径谓其“出处不详”，这正可见出校注者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。

总之，《校注五种》体例谨严，校注堪称精湛。此书积十载之功而成，又七、八年方得梓行面世，引用书目多达350余种，校注者呕心沥血之状，鞠躬敬业之怀恍如目见，令人不胜赞叹！自然，筚路蓝缕，亦难免微疵。校注文字中偶有标点不确或不一致处；定稿清样盖未经校注者细核，正文及注文中尚有不少错字及错误序号，其失或在排版印刷不慎；而封面设计之字体颜色欠当，未为本书增色，亦是憾事！无论如何，该书的出版是张忠纲先生为杜诗研究做出的又一个出色的新贡献。

略谈《中国岩画学》一书的特点

孙彦

所谓“岩画”，是指绘画或刻划于山岩上的图画或符号。这种图画或符号遍及世界各地，从远古延续到现代，因而它以其全球性的广度和历史性的深度，显示着比之与其它美术作品不同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，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。由于岩画形象地记录了人类的生存活动，对于岩画的研究，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古代社会，了解作画时代人类的生活、经济、信仰、心态、审美倾向及原始思维和自然环境等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而岩画学正是研究岩画发生、发展和衰落规律的一门科学。盖山林先生在其多年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，完成了《中国岩画学》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，其内容丰富，图文并茂。不仅为我国的岩画研究领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，也为历史学、艺术史等领域提供了可贵的素材。

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有二：

第一，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岩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。尽管岩